

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

她有罪过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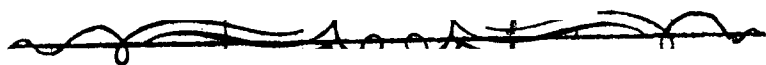


〔俄〕皮谢姆斯基 著

E / G / N / X / M / Y / X / S / S / Z



她有罪过吗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有罪过吗?/(俄)皮谢姆斯基著;王之译.-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7

(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)

ISBN 7-02-002155-7

I.她… II.①皮… ②王… III.小说-作品集-俄国-古典 IV.I511.2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4634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13,000 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

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

定价 9.15 元

前 言

皮谢姆斯基(1821—1881)是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位重要作家。他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,中学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爱好,在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期间,仍醉心于文学,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。毕业后,他在政府机关任职十年,做过陪审法官,耳闻目睹了官场的种种丑恶。这些生活素材对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。皮谢姆斯基的作品大都反映外省人普通的生活,暴露地主贵族的腐朽没落,权臣官吏的贪赃枉法,资产者的巧取豪夺,显示出对当时俄国现实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。他的代表作《陪嫁:一千个农奴》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俄国的社会生活,强有力地证明:必须彻底打碎整个农奴制国家机器,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“一流作家的——流杰作”。

本书选收的是皮谢姆斯基早期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。《窝囊废》是他的成名作,发表于一八五〇年。主人公帕维尔是个优柔寡断、意志薄弱的贵族子弟,加之生性懒散、怯弱愚懦,故而得名“窝囊废”。他爱上了贵族地主家的小姐尤利娅,但尤利娅却另有所爱。尤利娅的父亲因贪图帕维尔家的财产,软硬兼施,诱使尤利娅同意了这门婚事,嫁给了帕维尔。婚后,尤利娅旧情难舍,仍与昔日的情人幽会,甚至公

开来往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帕维尔一忍再忍，但见妻子和她的情人毫无收敛之意，便要求与尤利娅分手。在亲友的劝说下，帕维尔做了让步，举家迁到乡下。不料，尤利娅又与一法籍男子打得火热，最后终于酿成了悲剧。

《她有罪过吗？》描写淑女利季娅因家境困难，其母将她嫁给一酒鬼以身抵债。婚后，夫妻二人同床异梦。利季娅常与旧日情人库尔久莫夫见面，爱意犹存，但并无越轨行为。可是关于他们私通的谣言却不脛而走，致使利季娅的弟弟愤然提出与库尔久莫夫决斗。结果一个身亡毙命，一个锒铛入狱。尽管如此，社会舆论仍不放过利季娅，各种污言秽语逼得她万般无奈，只得发誓赌咒：终生不再嫁人，以此赎罪。可是，她有罪过吗？

皮谢姆斯基的这两部中篇小说，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生活，突出表现了爱情、婚姻和家庭的主题，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妇女命运，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。

编 者

1995年2月

目 次

窝囊废	1
她有罪过吗?	245

窝囊废

家务事难判明,甚至闹不清!

当地俗谚

一 一位亲戚

八月底的一天,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睡午觉已经睡得很久了。寝室里一片昏暗,好像待在封口的大桶中一般。这办法是用来躲避这个月份特别猖獗的苍蝇的。五点多钟,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醒来了。有的人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不是醒了,便竭力去寻思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她就像这种人一样待了好一阵子。总之,一句话,她醒来了,就像健康人常在饱餐后躺下来使自己的血肉之躯得以养息那样。贴身使女端着蜡烛进来,打破了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。

“帕拉什卡! 是你吗?”贵妇人说,大概是烛光使她的眼睛感到不舒适而眯缝起来。

“是我,亲爱的。”

“有什么事?”

“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驾到。”

“蠢丫头,你怎么不早告诉我?”佩列佩图娅·彼

得罗夫娜说，一边用一个年近五十、体重六普特^①的女人能有的速度，急忙爬下床来。然后她照着镜子，戴上志丧的黑纱包发帽，脸色悲伤，缓步进入客厅。主客默默地相互亲吻，随即在沙发上坐下了。

“在我这么悲痛的情况下，”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用悲哀的腔调说，“我更多的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连窗子都关上；不知怎的，见到光亮就更加难过。”

“这不奇怪，不奇怪！”来客也一边用哭腔连连地说，一边晃着脑袋，“不过，我要坦率地跟您说，看在上帝份上，您别这么折磨自己……当然，这场灾难也真够重大啦：真是所谓祸不单行，姐夫去世，姐姐又瘫痪了。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，要顺从天意啊……有什么办法！谁也帮不了忙。老实说，我是专程来看看您怎么过的……您要多多保重——咱们都不年轻啦，亲爱的。”

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对这些安慰话一句都没回答，却在对方的自白讲到一半时就用手帕掩面痛哭起来。这种普通的哭泣方式对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倒挺合适，因为在这样痛苦的时刻她的脸色非常难看；眼泪同她那张肥胖、有点粗糙、又缺乏任何表情的面孔不大相称。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在自己的外貌与体重方面，与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不相上下，她满怀同情地看了她几分钟，自己也哭起来。

① 约合 78 公斤。

“我不能见到她，见到我的那位亲爱的姐姐，”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终于哽咽着说，“连提到她我都受不了。”

“这可不好，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，”安慰者打断对方的话说，“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姐夫当然不能回来了，但我向您发誓，您姐姐会好起来的。我死去的丈夫得过两次瘫痪，整个面孔都歪到一边去了，后来好了，您姐姐也会好的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！”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说，“我已经向卡尔洛·伊万内奇请教过她的病情——她好不了了。唉，上帝啊！连胸部也开始疼起来。这种现象过去从没有见过，他说，她新近患上了精神病和忧郁症。”

“什么忧郁症不忧郁症！不要紧！”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就说不远的一个例子——巴苏诺夫吧，他是我的侄女萨莎的丈夫，整整患了一年忧郁症，可是都好了；他现在完全康复了。后来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庄园被抵押出去的事使他心神不定；他妻子看来看去，看出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典出了自己的村子，又赎回了他那庄园，他的病也就好了。”

“真奇怪，竟有这种事！”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说道，“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刚死，她开初……倒没什么……当然，她也悲伤，只是不知怎么没有眼泪：她不哭……嗯，确实是这样，每天我或是亲自去，或是派人去看她；说来您也不会相信，我一夜一夜地倒是睡不着觉，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给我增添精力的。

喂，我的夫人，就在圣灵降临节^①前夕，她的女管家玛尔富特卡跑来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家的夫人近来心事重重，一言不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我却说：“那还用说，怎能不心事重重。您以为这无所谓吧，无论是谁死了，母亲也罢，丈夫也罢——反正都一样。”可是她针对我这句话（她尽管是个普通人，却是个很聪明、机灵、可爱的女人）：“不，亲爱的，我家夫人不知怎么非常忧郁：一个劲儿吩咐我们离开，一个劲儿翻看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和帕维尔·瓦西里依奇的信，昨天她好像要开口说话：她讲呀，讲呀，是什么意思——却并不明白。”我再也不能镇静啦！噢，我的上帝！连讲话都费劲啦。我就这么坐在这个沙发上，手脚冰凉；我什么都记不得了！……我不省人事，人们给我穿衣，梳装，把我带去看她，我看到：她全身瘫痪了，好像连我也认不出来了。”

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不作声了，并且叹了口气；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也闷闷不乐地坐着。

“是的，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不幸，”后者开口说，“这是一种真诚的感情！显然，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沉痛的；这我有切身的体会。唉，这是多么沉痛啊！可以说，丧夫之痛是任何不幸都不能比拟的！有什么人比丈夫更亲近呢？没有任何人啦！丈夫是所谓人的终生之友啊。安娜·彼得罗夫娜的孩子们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丽莎写来信说，她就要和丈夫一起住到这儿

^① 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第五十天。

来。帕沙已经从莫斯科来这儿约三个来月了，谢天谢地，他在那边的各门功课能考得很好；他上大学啦。”

“这我听说过。他怎么样，这可怜的孩子？他的心情很坏吧：就像俗话所说，他是妈妈的好儿子啊。”

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叹了口气。

“他怎么样呢？还可以……男子汉嘛！告诉您吧，他们家缺少这类感情……特别是他，遇事都那么冷淡。嗯，就拿对我来说吧：我算是他近支的亲姨了，我的夫人呀，他从不跟我亲热亲热，聊聊天，商量商量事，或者讲点什么——从来也不！他来了，就坐着，晃悠着腿，真作孽呀！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，我坦率地对您讲吧……”

“哎，说到这里去啦，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，”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插嘴说，“我想，您是知道的：我不是那种多嘴多舌的女人。谢天谢地，我在此地住了将近十年，可以说，从没卷到一场争吵中去过。”

“所以我才对您讲哪。遇到家中种种不快的事，心里特别愁闷，”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接着说，“唉，我的上帝！我又忘记刚才讲到什么事了？”

“讲到帕维尔·瓦西里依奇了。”

“对，讲到帕维尔了。当然，我虽说是个亲姨，可是我总要说：他不是牌迷，不是败家子，不是酒鬼——这些都不是，可他的学问无论怎么也看不出来，倒叫人觉得，是不是有人教过他呢？他上过六年中学，在莫斯科待了五年；直到现在他也总不停地念

书,只是看不出有什么用处:您知道吧,别的年轻人在社交场合那种风度,那种机灵,那种聪明而充实的谈吐——他一点也没有!他懒得要命,不作任何户外活动,整天不是坐着,就是躺着……窝囊废一个……十足的窝囊废!他小时候,我就管他叫窝囊废了。”

“怎么这样怪呢?他大概没服兵役吧?”

“他算是什么军人呢?这也怪姐姐不对;当然,现在对她就没什么可讲了……人都病了……她从来没有开导过他,也从来没有真正管教他:只知帕沙长帕沙短地叫,再没别的啦;无论帕沙做什么,都是好的。帕沙在有客人时不进客厅,却待在自己房间里……天哪,妙极了:躲开社交界吧!……叫他学跳舞,过了一个月,他竟来说:‘好妈妈,我不想学跳舞,我学不会!’这要什么本事呢?每个年轻人都会!——回答也妙极了:好儿子,不用学啦,作个粗人吧。再说吃饭吧……在我家里常有争吵:他一点不吃黑面包,而今倒抱怨起健康啦……往往是我一去,他就很不高兴,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举止,不住地说他:‘帕沙,坐好,帕沙,太放肆啦,去洗手!’这样说着就好点,有点改进……像个贵族家的小孩。姐姐是个善良的人,可是作母亲却是软弱的。据说,当母亲的是看不出自家孩子身上的缺点的。讲句空话吧:我若有孩子,我会头一个看出一切!丽莎就完全不同了:因为她从幼年起就交到别人手里,所以出落成另一种样子的女子啦!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的姐姐,一个女子中学的训育员,把丽莎带走时,她才刚

四岁……唉，到她回来时，起初也很缺闺秀的风范。我给找了个未婚夫倒好了，不然，她如今大概还会当老姑娘……谁也不会看她一眼。唉，起初一切都好，对她出嫁大家都很高兴，可是后来竟对我不满了：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常说：‘上帝保佑您，好妹妹，把丽莎送离我们非常远的地方去了，她要住得离我们近些才好呢。女婿是个无名小卒，天知道他怎么过日子。’实际怎么样呢？一个大好人，他每个邮班都给我寄来最亲切的信：‘最尊敬的好姨母！’接下来一切都描写得非常得体。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呀。”

在这番谈话的整段时间内，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时而摇头，时而叹息。

“您有多少不愉快的事啊，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，”在短时间沉默后，她开口讲了，“特别是了解了您的亲情之爱……看到事情变得不像所希望的那样时，怎能不愁煞人啊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？可以说，我这一辈子都在灾难中度过：我年轻时同久病的父亲住在一起，有六年没去过教堂，总跟着他，真可谓不分昼夜，我从没抱怨过；只是我常常出去给自己买许多衣服，以此得到一些满足：我爱打扮呀……后来人们说，我比姐姐多得两倍遗产……胡说八道！这件事情已经过去：凭良心说，我没多得一个戈比。而今我活着图什么呢？姨侄和姨侄女又不是亲孩子呀；如今连亲生孩子都不能指望，从他们身上有时也得不到慰藉。”

“正是这样，正是……”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

肯定地说。

这个话题的交谈又持续了一会儿。最后，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起身告辞。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求她留一晚上陪她，但是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断然拒绝：她感到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愿望，要到她的好友家里去，把她从佩列佩图娅·彼得罗夫娜那里打听到的她家的一切不快之事传扬一番。女主人看到不能把客人留下来过一晚上，又觉得无所事事，自己也打定主意要尽一份神圣的义务，去探望自己生病的姐姐。这样一来，两位女士同到台阶上才分了手，并且分别坐上了各自的轻便马车。

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……可是我在此应该停下一会儿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她那好友的家庭。这家有父亲、母亲和两个女儿，是省会上流圈子的人物。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·库拉耶夫是这个圈子里的代表和头面人物。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，在上流社会中他地位显赫，说话有点尖刻，喜欢高谈阔论，并且擅长辞令。他的外表非常威严，庄重，甚至有点严厉。城里都说，仿佛他在自己家里有点霸道，在他家里全家人都受他支使，他好支使人，甚至有外人在场，有时也表露出来，虽说他显然竭力在社交界提高妻子的声望，总称她的名字和父名，就是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还常找她出主意并且征求她的意见，总这么说：“您怎么看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？”“您对此事有什么话讲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？”他在小铺买什么东西，就习惯地对伙计说：“老弟，送到我家里去吧，我要同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商量商量！”东西送

来了，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为此又欠下一笔债务。至于谈到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，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的人，而她只是充当她丈夫的模糊的影子而已：无论她对您说了什么，您一定在几天前就从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口里听过了。有传闻说，似乎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有时也讲自己要讲的话，有时也说出自己个人的意见，比如说，她抱怨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，说他对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听她自便，而这一切都因为他娶她时没有陪嫁，又说他是个狡猾的人，只是当着外人面态度才好些。她也抱怨自己的两个女儿，特别是那个大的，据她讲，大女儿只怕父亲。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在社交界被公认为是个不大聪明却很善良的女人，绝非长舌妇。他们的两个女儿尤利娅和娜杰日达是全程的头等美人儿，或者说，起码她们的父母相信是这样的。那些驻扎省城里的陆军军官管姐姐叫傲慢的黑发女郎，管妹妹叫活泼的金发女郎。黑发女郎很像父亲，在社交场合举止端庄，甚至有点傲慢，她在家中，特别是在自己房间里，就饶舌得多，因服装方面的种种疏忽而对自己的使女不断加以斥责。金发女郎无论在社交场合，还是在自己闺房里，都是一样，就是有点性急和轻率；她常跟使女们说笑，从不教训她们，还很快穿好衣服去参加舞会。关于库拉耶夫家的财产流传着一些含含糊糊的传闻。依我看，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判断，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断定，他们是富有的。但是有些似乎非常了解情况的多疑的聪明人发现，库拉耶夫家总共才有一百五十名农奴，而且有的已

经挥霍光了，有的正在挥霍掉，还说他简直一文不名，虽说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也说，他时常继承到一些遗产，但是据上述那些多疑的聪明人说，他靠种种不体面的投机活动为生，从只要能弄到手的债款，到各种小包工的欺诈活动，样样都干。这就是那些多疑的聪明人讲的。

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虽说也许属于上面提到的那类多疑的聪明人之列，却常常来到而且现在又来到这个对她友好的家庭中，心怀一种甚至是类似奉承的尊敬。她把头向一边扭了扭，装模作样地对女主人和两位小姐躬身行礼，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，她对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深深一鞠躬，腰弯得比对别人低得多。她刚坐下，立刻讲到昨天在茹斯特科夫家用午餐时，马赫穆洛娃诽谤波德列波娃的丈夫的极其粗暴的行为，讲到巴赫季阿罗夫还向她的堂兄买了一匹马的事，讲到有位奥古斯丁·奥古斯丁内奇患鼻炎两个多月，虽说他性格坚强，这种令人难受的疾病还是使他哭起来。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懒洋洋地闲坐在圈椅上，对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的话全然不加理睬。两位小姐对她也不大感兴趣：此时她们因无事可做，便欣赏着一张时装画，悄声地谈论着。“这大概是透花纱的短披肩吧。”一个说。“不是，亲爱的^①，这是黄丝绸花边披肩。”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话。只有玛丽亚·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听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讲话，可是不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久她也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“尤利娅·弗拉基米罗夫娜，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呀？”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问两位姑娘。

“我们随便看看。”黑发女郎回答。

“看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杂志里的画。”

费奥克蒂斯塔·萨维什娜向两位小姐靠了过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？时装吗？”

“时装。”

“现今的时装吗？”

“现今的时装。”

“小姐们，现今就要穿着打扮得更漂亮些：你们这里冬天将有一位新的男伴啦。”

“男伴总有很多。”黑发女郎作个鬼脸回答。

“这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金发女郎问。

“一个机灵的……美男子……挺有钱的。”

“这人是谁呀？”弗拉基米尔·安德烈依奇说。

“瓦西里·彼得罗维奇·别什梅捷夫的儿子；您大概想了解吧？”

“我了解。他从哪里弄到了钱财？”

“我是开玩笑呀。他学会跳舞才一个月：人还年轻，简直是个蠢货，就知道晃悠着腿坐着。亲属们都叫他窝囊废。他好像不大聪明，一点也不善辞令。”

“多么可怜啊！”黑发女郎说。

“模样好么？”金发女郎问。

“不怎么漂亮：头发蓬乱，手也不洗。”

“呸，多么讨厌！您是想要这么说吧。”黑发女